

不朽的传奇巨作·龙人之心系列

残缺

下

司马创著





不朽的传奇巨作，穿越时空的梦想。

一场凶残、血腥、香艳缠绵热泪情感，

各路豪杰超绝武功即将在你眼底展开……

爆炸性推出

司马剑客经典大系

精彩、紧张、刺激、凶残、血腥、香艳为一体的传奇新派武侠小说

● 神功伏群魔

上、中、下册

● 无敌小子

上、中、下册

● 大禅九宫图

上、中、下册

● 九九归原掌

上、中、下册

● 琼岛天骄

上、中、下册

● 梦幻情侠

全一册

● 残缺门

上、中、下册

● 铁剑红粉

上、下册







他抓住魏风的胳膊，把魏风扶起来，含笑说道：“魏风，刘昆是喝多了酒胡说八道，你对我也是误会，你在分司差这么多年，还能不知道我是个怎么样的人么？难道你忘了，我还收留你弟魏林，我对他又怎么样，过去的不用提了，你能到少爵面前告我的状，足见你做事细心，且不畏权势，尤其是你能分得清公私更是难得，我不但不怪罪你，而且要好好的提拔你，从现在起，你是我这提刑按察分司的后衙管事……”

魏风一怔抬头道：“大人……”

萧衍冲他摆摆手，含笑说道：“去吧不用说什么了，马上搬到后衙来。”

魏风怔怔的出去了，他做梦也不想到会有因祸得福，他现在对萧衍已经有了另一种看法，他也知道他自己该怎么做。

萧衍望着魏风的背影，脸上始终挂着笑意。

魏风搬到后衙来，他如今是后衙管事，羡慕了同僚。

后衙管事的事，可比前衙的衙役多，不说别的，单拿这喂狗一样说吧，刘昆死了，魏林也死了，别人没近过那三只獒犬，也不敢近，总不能让萧衍亲身喂狗去，没法子，这喂狗的差事就落在魏风他自己头上了，好在魏风当初晚上初巡时带过这三只狗。

狗跟人一样，也得换顿吃，而且吃的又比人还好，仰仗“犊三位”的地方多，一眯也不能慢待。

晌午饭到了，魏风自己还没有吃饭就得先侍候狗，这是衍交代的，甚至狗食都得先送萧衍看过。

萧魏风从上屋里端着狗食到了西院，三只獒犬一见吃的来了直摇尾巴。

魏风把狗食往盆里一倒，说：“吃吧，狗祖宗，我还饿着

肚子呢！”

喂狗的人得等狗吃完了才能走，这规矩他懂，是他兄弟魏林告诉他的。

三只獒犬起先低着头吃得很好的，哪知一盆狗食刚吃一半就不对劲儿了，不吃了，伸出舌头舔舔嘴，抬起头冲魏风“呼”“呼”的。魏风有点诧异，道：“这是干什么，喂你们吃还得罪了你们？”

哪知他不说话还好，一说，这三只獒犬“呼”地一声窜起来扑了过来。

魏风吓了一跳，忙往后退了几步，叱道：“畜生，你们疯了。”

三只獒犬的扑势让铁链子扯了回去，可是一顿之后三只獒犬窜起扑了过来，这回劲儿比刚才大，挺粗的三根铁链子居然“砰”地一声都断了。

一断不要紧，三只獒犬拖着铁链子脱缰这矢般直扑魏风，露着森白的牙，好怕人。

魏风心胆欲裂，魂飞魄散，想转身跑已经来不及了，眼看三只獒犬就要扑上身。就在这当儿，逾壁掠进两个高大人影来，疾若鹰隼，只往三只獒犬身上一站，獒犬立即滚向一旁不动了。这两位救星是车雷跟廉英。

就在车雷与廉英制住三只獒犬的同时，齐玉飞带着海明和乐进找上了萧衍。

萧衍刚吃过饭，正在上屋喝茶，一见齐玉飞和海明乐进突如其来，不禁一怔站起道：“少爵……”

齐玉飞道：“萧大人，我半路想起了一件事又折回来了，我要找魏风。”

萧衍道：“是，少爵，卑职这就派人找魏风来。”

他一欠身要往外去，海明、乐进横身拦住了他。齐玉飞道：“不用了，我已派人找他去了，他马上就到这儿来。”

果然，刚说完这话魏风就来了，跟在车雷、廉英后头，车雷跟廉英两人手里各提着三只铁链子，进门便交给了齐玉飞。齐玉飞接过三截铁链看了看，三截铁链断处雪白发亮，有三分之二是整整齐齐的。

他笑了笑道：“萧大人，狗食里有人下了药，拴狗的铁链有人锯过，我要是稍迟一步，魏风就会活生生的被三只獒犬撕裂。这是谁干的？”萧衍诚惶诚恐的道：“有这种事，分司里怎么还有……容卑职查……”

海明一声冷笑道：“不用查了，萧大人，你的一举一动我们少爵都看得清清楚楚，在狗食里下药的是你，锯铁链子的也是你，你倒挺机灵的啊，当时没把魏风毙于掌下……”

萧衍脸上变了色，道：“我怀疑这是你们的圈套……”

海前道：“既然动了疑你就不该往里钻。”

萧衍道：“我有一半机会，我不能不试试。我从没有见过沐家少爵……”

海明探怀摸出腰牌递了过去，道：“这是黔国公府的腰牌，你瞪大眼睛自己看吧。”

萧衍脸色又一寒，道：“即使真是沐少爵又如何，我是朝廷任命的，我犯了法自有朝廷审讯治罪，在这儿你们奈何不了我。”齐玉飞笑笑说道：“我倒是要看看动了你这位充其量四品官的‘分巡道’，朝廷里谁能拿我沐昌祚怎么样，海明。”海明向前一步便要出手。

萧衍忽然颤声说道：“少爵，您这不是动我一人，是杀我

的全家。”

齐玉飞抬手拦住了海明：“你怎么说？”

萧衍低了低头，面上掠过一丝抽搐，道：“少爵，我可以把我所知道的都告诉少爵，不过少爵得答应保全我的身家性命，要不然我嘴里藏有毒药，我宁愿比我的家眷先走一步，少爵决挡不住我。”廉英道：“你居然敢跟我们爷……”

齐玉飞抬手一拦，道：“你要是信得过我，你的身家性命都包在我身上。”

萧衍一阵激动，点头说道：“我自然信得过少爵，只要云南沐家说句话，朝廷绝不会难为我。”

萧衍微一点头道：“行，咱们坐下谈。”

萧衍从嘴里搏出一米粒般大小的白白的东西，丢在地上用脚一踩一揉，那米粒大小白白的东西散了，看不见了。落了座后，萧衍道：“我希望我能将功折罪，不过我知道的也不多……”

齐玉飞道：“你是奉谁之命行事？”

萧衍道：“东厂提督司徒幌。”

齐玉飞怔了一怔道：“司徒幌？”

萧衍道：“卑职乃是东厂三个大档头之中的一个，萧梦樵。”齐玉飞“哦”地一声道：“原来你就是萧梦樵，你直接听命于司徒幌。”

萧梦樵道：“不错，东厂在外各地的活动，都归卑职指挥。”齐玉飞道：“赵德正是东厂人掳去的么？”

萧梦樵道：“这个卑职我不清楚，卑职只知道东厂也在找赵德正，到现在为止，卑职仍然受命在找赵德正。”

齐玉飞道：“你们在外头的活动就只为找赵德正？”

萧梦樵摇头说道：“不全是，除了找赵德正之外，还要跟各地江湖人结合，尽量吸收他们之中的好手……”

齐玉飞讶然说道：“司徒幌是干什么？”

萧梦樵道：“不清楚，不过以卑职看不外一样。”

齐玉飞道：“什么？”

萧梦樵道：“造反，里应外合一举夺下大明朝江山。”

齐玉飞神情一震，一时没说出话来。

海明叫道：“好家伙，想造反哪，也不怕灭绝了他的九族。”

齐玉飞定了定神，道：“萧梦樵，司徒幌里外的实力怎么样？”

萧梦樵道：“东厂自然尽在他的掌握之中，他现在等的只是外面，只要是外面的力量一建立起来，他马上就动手了。”

齐玉飞道：“那外面的情形现在怎么样？”

萧梦樵摇摇头，道：“外面自不如京里的那么容易，京里实力是现成的，外面的力量犹待建立，卑职渐渐发现江湖上这些人物固然不难争取，可他们却各怀野心，似乎别有意图。”

齐玉飞道：“江湖上这些人都是些什么人？”

萧梦樵道：“眼下江湖上有两个组织已经归附了司徒幌，一个叫‘快乐门’，一个叫‘白灵门’。”齐玉飞道：“‘快乐门’、‘白灵门’，我们怎么连听也没有听说过？”

萧梦樵道：“卑职也没听说过，这两个组织上自门主下至徒众，都蒙着面，‘快乐门’穿黑衣，‘白灵门’穿黄衣，他们的首脑直接听命于司徒幌，也只是司徒幌知道他们是谁，像卑职只有从他们衣着打扮上知道他们那一个组织的而已，他们身上都带的有该一组织的标记……”

海明道：“什么样的标记？”

萧梦樵道：“快乐门的我没有见过，白灵门每次来跟君武

接洽，他们都会出示一方上镌一只翔凤的令牌，可是我听出他们的口音不像中原口音。”

海明两眼一睁道：“像不像是来自苗疆的？”

萧梦樵摇头说道：“这我就知道了，反正我听得不是中原口音。”

齐玉飞望着萧梦樵道：“按察使是不是东厂的人？”

萧梦樵摇头道：“不是”

齐玉飞道：“你的家眷现在京里？”

萧梦樵神色一黯道：“都在司徒幌的掌握之中，凡是司徒幌派来的人，司徒幌手里都扣有人质，刘昆不敢轻泄一个字，就是这个道理。”

齐玉飞道：“你的家眷跟刘昆的妹妹现在京里什么地方？”

萧梦樵道：“都在东厂，什么时候司徒幌成了事，他才会释放这些人质。不过这些人质在他手里并不愁吃穿，只不许离东厂，也不许跟外界接触。”

齐玉飞皱了皱道：“这么说必须先拿住司徒幌，才能救这些人质。”

萧梦樵道：“少爵，拿司徒幌并不容易，他是皇上的亲信，要没有确切的证据，不但动不了手恐怕会被他反咬一口。”齐玉飞道：“要人证倒是有。你不就是现成的一个吗？”

萧梦樵脸上掠过了一丝抽搐，说道：“少爵原谅，在卑职未见家眷之前，卑职不敢出面做证。”

齐玉飞道：“只要拿住司徒幌，你的家眷跟所有在他手里的人都会安全，到那时候你一出面做证，马上就可以革他的职，摘他的脑袋。”

萧梦樵摇头说道：“少爵不知司徒幌的手段，只要人质在

他手里一刻，卑职敢说任何人都不敢出面做证。”

齐玉飞道：“照你这么说，只有先救出掌握在司徒幌手里的人质了。”

萧梦樵低下了头道：“少爵原谅，不是卑职不识大体，实在是……”

齐玉飞抬手截口说道：“你不必说什么了，我会先让你见着你的家眷就是，我要是不能让你见着你的家眷，我会舍弃你这个人证，到江湖抓两个快乐门，或白灵门的人……”

“那没有用，少爵，”萧梦樵道：“这两个组织的徒众知道的有限，他们所知道的并不足以危及司徒幌，这一点司徒幌早防着了。除非能拿住这两个组织的首脑，他们直接听命于司徒幌，他们应该知道司徒幌的用心。”

齐玉飞没说话，沉默了一会儿才道：“快乐门跟百灵门的人什么时候会来跟君武联络，多久来联络一次，能主动找他们么？”萧梦樵道：“少爵是要……”

齐玉飞摇头说道：“你不用管，答我问话。”

萧梦樵道：“他们来的时候都不一定，他们来的目的多半是为了拿钱，别的事一概不谈。”

齐玉飞道：“拿钱，司徒幌给他们钱？”

萧梦樵道：“想必这是条件之一，司徒幌拔下银两来给他们用，不足的卑职这些用人要自己想办法。”

齐玉飞道：“司徒幌哪来的这么多银两供这些人用？”

萧梦樵道：“自然有啊，他有的是办法。”

齐玉飞扬眉说道：“想必是官银，人不知是怎么来的，只这一样他的罪状就不轻……”

顿了顿道：“现在君武跟刘昆都死了，你打算怎么办，还

能继续你的工作么？”

萧梦樵道：“不知少爵有什么指示？”

齐玉飞道：“你有人质抓在司徒幌手里自是以不露声色为上，只是君武跟刘昆之死，你有什么办法圆说，能不能取信于司徒幌？”

萧梦樵道：“这两件事，‘分司’的人知道了，恐怕卑职只有实话实说这一个办法。”

齐玉飞道：“那你自己呢？”

萧梦樵道：“卑职在东厂身份不低，卑职要是说少爵没发现卑职，司徒幌是会相信的。”

齐玉飞微一点头道：“好吧。那你就这么说吧，我不在你这儿多待了，现在的情形是少待一会，要比多待一会儿好。”他站起来了。萧梦樵跟着站起道：“少爵打算……”

齐玉飞道：“这个你不用问我，照旧干你的事行了。善待魏风，只有他一个人知道我找过你，要有什么万一，你也不妨放手去做，那三只獒犬只是暂时昏过去了，为免它们醒过来后伤人，还是要早点去拴上吧，不要送了，我们从后头走。”他可是说走就走，说完话立即站了起来。

萧梦樵忙跟着站起，道：“少爵打算上哪儿去？”

齐玉飞双眉一扬道：“我这就直上京去，我要来个釜底抽薪，先拿下司徒幌跟他的党羽，射人射马，擒贼擒王，打蛇要打在七寸上，首先拿下司徒幌，可以说这叛变就平了大半了。”

萧梦樵迟疑了一下道：“少爵，不是卑职……”

齐玉飞微一抬手道：“你用不着再说什么了，我知道，我会想办法先把扣住司徒幌手里的人质救出来的。”

萧梦樵脸上掠过一丝愧色，微微低下头。

齐玉飞带着海明四个走了，是从分司后门走的，萧梦樵恭送到后门口。

十七

这是一座不知名的山，很高，高得摩擦顶云，占地也很广，一眼望不见边际。

山上的林木很茂密，郁郁苍苍，满眼青翠，把整座山全遮住了，要想在这座山上找个人，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。

不过，要是有人在树梢上，那就要另当别论了。

现在就有一个人在树梢上行走，咋看谁也看不出他是个人来，因为他快得像一缕轻烟。

这缕轻烟原起自山下，从林木的上头随着风往山上飘，很快，一转眼工夫已然升到半山，到了半山之后往下一沉，就没入浓密的林木中不见了。

拨开浓密的枝叶往下看，会发现树林里站着个人，一个英挺俊美的黑衣客，是“小孟尝”，萧如峰。

萧如峰站在树林里，树林外头一块山壁上，有一条宽可容两个人并肩进出的裂缝，这条裂缝长约三四米，从裂缝这一边往那边一看，只能看见一小片寸草不生的碎石地，别的什么也看不见，凝神静听，也听不见什么动静。

萧如峰在树林里站了一下，看清楚了，也听清楚了，他闪身便要往那条裂缝扑，突然他两眼之中闪过两道寒芒，身躯上腾拔起，很快地隐入树顶浓密枝叶中。

转眼工夫之后，一个身材魁伟高大的黑蒙面人从树林深

处飞掠而出，从萧如峰身下带着一阵劲风掠过，飞快地投入那条山壁缝中。

萧如峰早就听见身后来人了，要不然他不会突然间把前扑改为上腾隐身树顶，可是当他入目那从他身下飞掠而过的黑衣蒙面人时，他不由为之一怔。

他只觉这黑衣蒙面人的高大身材看来相当眼熟，一时间可又想不起那是谁来。

既然想不起，他也就没多想，收收心，定定神刚要往下跳，这时又一阵愈速的衣袂飘风声，由刚才那黑衣蒙面人出现处传了过来，听起来还不止一个人。

萧如峰凝目往那个方向看去。

他看见了，一前六后七个人深处飞掠而至。一个身材纤小的蒙面黑衣女子，带着六名长发披散的黑袍怪人，赫然竟是那位真“残缺门”主，跟她那残缺六使。

她怎么也到这儿？

她到这儿来干什么？

萧如峰这时心念转动，那位残缺门主跟她的残缺六侠已到了树下，也不知为什么，见了这位残缺门主，萧如峰心里突然泛起一丝异样的感受。

只见那蒙面黑衣人儿，皓腕一抬，拦住身后的残缺六侠，停身在树下，也不知为什么，卹了这位残门主，萧如峰心里突然泛起一丝异样感受。

突听一名长发披散的黑袍怪人道：“门主，那人从那条裂缝里进去了。”

蒙面黑衣人儿道：“我知道，我看见了，只知道里头是什么所在？”